

悦游 Traveler

Condé Nast

February 2022 二月号

白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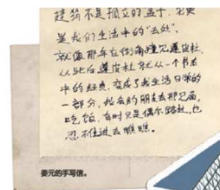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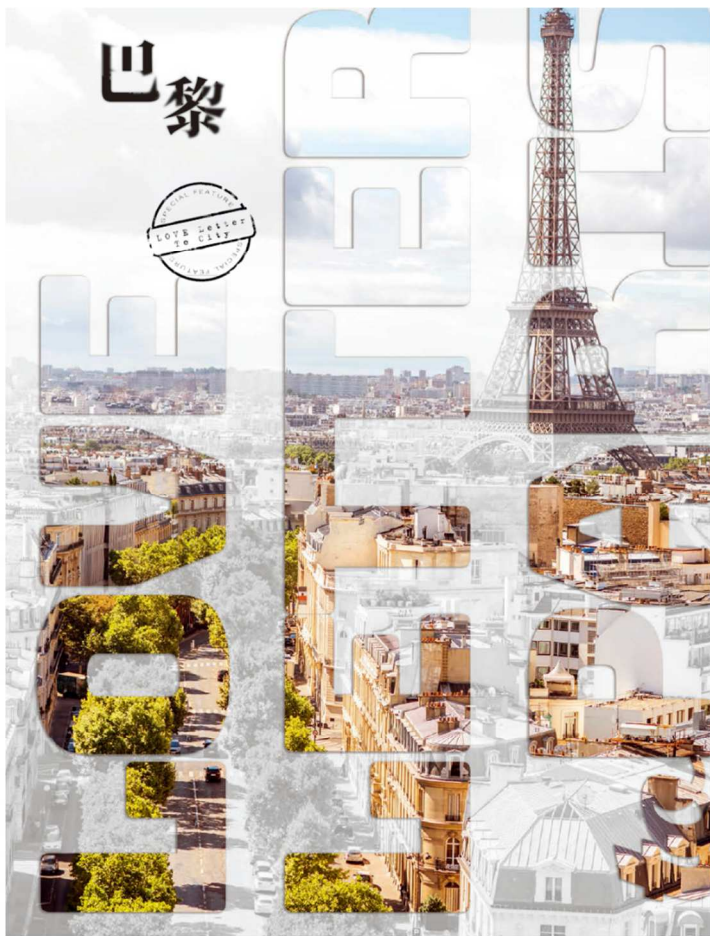
山城往事

A LOVE LETTER TO CITY
城市情书
BEST FRIENDS FOREVER
毛茸茸的旅伴



ISSN 2095-4158
9 772095 415229
定价: 人民币 30.00元 HK\$45
总第107期 邮发代号: 2-959

@白宇WHITE



To Patrick Blanc

见信好。

我离开巴黎已有六年，未曾想到一提起最怀念的地方竟是楼下的面包店。下楼就能买到的刚出炉的面包远胜过排行榜上的第一名。

我记得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面这样说过：“你喜欢一个城市的理由，不在于它有7种或70种奇景，而在于它对你的问题提示了答案。”

我是西安人，我的故乡被称为“古都”，但是我天天看到古迹，仿佛看到的只是历史本身，看不到时间的层次，看不到我的城市如何过渡到今天的样子。后来我来到巴黎学习建筑。当我在玛黑区闲逛的时候，走出一条小街突然就看到了蓬皮杜，那栋有着裸露排气管的先鋒建筑竟然隐藏在古旧的小街小巷里面，就这样突兀地出现在我面前。年轻的艺术家、流浪汉、游客和市民聚集在广场前聊天、吃面包、喂鸽子，学生们排着队进入图书馆，那时候我受到的冲击非常大，后来我才知道，那种感受上的“冲突”正是我喜欢巴黎的原因。

刚到巴黎时，我是“睁开眼睛”的。巴黎有很多建于不同时期的建筑，从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我不偏好某一个时代的建筑，也不追逐某一种具体的风格，因为所有保留下来的、我们今天有幸看到的建筑都是它们那个时代的集大成者。我更喜欢着不同时期的建筑混在一起的状态，时间与时间在空间里碰撞，迸发出无数碎片，我觉得那些碎片就是建筑物的价值所在。我“睁大了眼睛”去收集这些碎片。

做了几年建筑师后，我反而“闭上眼睛”了，我想探索人与建筑到底是什么关系。建筑不应该是孤立存在的盒子，它必须是很好“进入”的，就像那年我走出一条街道就撞见了蓬皮杜。从此以后，蓬皮杜就从一个有仪式感的地点变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有特约朋友去那里见面、吃饭，有时偶尔路过，又正

好有时间，就顺便进去看看。当人与建筑产生了某种连接时，他就能看到建筑最令人惊喜的部分，但那是建筑师“设计”不出来的部分。

写到这里，我暂时闭上了眼睛。脑海中的幻灯片播放了在某一个节点，埃菲尔铁塔闪光的样子。我感到很平静，又很幸福。铁塔已经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象征着幸福的暖流。我喜欢能给人带来幸福感的建筑，我也很确信，我眼睛的“一闭一开”成为我与巴黎间的方式。

在巴黎生活的后几年，我搬到了最喜欢的玛黑区，买了一辆自行车，骑车上下班。从前我以地铁站为坐标系，点对点地在家与公司之间通勤。改成骑车之后，我才深入了巴黎的肌理。不急匆匆地回家，而是悠闲地找一家小酒馆喝一杯，去别的工作室串门，或是漫无目的地闲逛。从圣母院附近的当代画廊晃悠到毕加索美术馆，在一间没有见过的新开小店内驻足，或是被门头吸引，或是喜欢橱窗里的某样摆件，于是我停好自行车信步走入。巴黎真是一个适合骑车去发现的城市，虽然卢浮宫这样的“动脉”很壮观，但是稀松平常的买手店、画廊、古董店、餐厅和咖啡馆就像“血管”一般遍布城市的街巷。我喜欢“偶然的相遇”，家里那些心仪的小玩意儿就是这样淘来的，至今仍在使用。

2020年的疫情促使人们更多地去思考居住的环境。建筑是庇护人身的地方，建筑里的绿色空间是抚慰人心的地方，但是随着住在城市里的人越来越多，土地越来越有限，人与自然产生的互动越来越少。多少年来，建筑师都在城市化进程中寻找与土地、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方法。我还能回忆起第一次看到你为盖布利博物馆做的垂直花园时那种豁然开朗的心情——棕红色的博物馆外墙上布满了不同颜色和形态的植物，如一块块高低起伏，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植物观赏体验，它在不占用土地面积的同时，扩大了绿化的可视范围，让人们在很远的地方都能欣赏到。会呼吸、会成长、能循环的建筑，也如闪光的铁塔一样，是能带给人幸福感的建筑。

说来遗憾，我只在2016年回过巴黎，之后忙于工作，疏于休息。给你写信的时候，我突然在想，如果有机会重返巴黎，我一定要沿着塞纳河散步，再选一个可以看见巴黎圣母院的地方野餐，吃吃喝喝后，闲逛去蓬皮杜看看有什么新展，末了去爱乐厅听一场音乐会。那该是多么完美的一天，我在心里盼望着这一天早日到来。

就写到这里吧，祝你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你的朋友，姜元

To 姜元

你好，很高兴收到你的来信，我们因为一个项目而认识，一晃都过去五年了。你在让-路易工作室参与设计的爱乐音乐厅已经开放，静候你来听音乐会。

我很高兴你发现了打开巴黎的最好方式，就是从地下走到地上来，而你描述在玛黑区闲逛的情景竟让我追忆起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

我记得小时候每逢周四——因为那是学校放假的日子——我的母亲都会带我去看纪念碑，去参观博物馆或是去动物园展览。那时候我的母亲热衷于自己做衣服，我们常常步行去香榭丽舍大街上的漂亮面料店 Max 和 Bouchara，之后步行到老佛爷百货或是春天百货，我的父亲会在那里接我们回家。

20世纪70年代，我在巴黎六念书，课间有一两个小时的空闲时间，我便步行去拉丁区或圣日耳曼区的咖啡馆喝一杯咖啡，我最喜欢的是花神咖啡馆。晚上去剧院看完演出后，我就跟朋友去圆顶餐厅 (La Coupole) 共进晚餐。我一直很喜欢美国酒吧 Rosebud。我还是学生的时，我每周三晚上都在莎玛丽丹百货公司 (Samaritaine) 的水族馆卖热带鱼，用赚来的钱去塞纳河另一边的 Alcazar 餐厅看表演，特别是看香颂演出。说起来，除对热带植物的热情之外，我还喜欢看香颂演出。我记得很清楚，1962年10月，当时我只有9岁，我被父母带去看了伊迪丝·琵雅芙 (Edith Piaf) 最后一次演唱会，我大概是全场年纪最小的观众。虽然我至今不会唱歌，但我和帕斯卡住在一起，他是一位声音非常优美的歌手。

我已经习惯人们因为我的绿色头发而圆满地看向我，以至于我也会毫不犹豫地看不同的人，看他们的长相、衣服和举止，就像我观察和分析热带雨林中的植物多样性一样，步行是我观察生活多样性的方式。

你在信中提到了“令人感到幸福的建筑”，由于我是植物学家，而不是建筑师，所以我看建筑的角度是很个人化的，也是很具体的。如果说有什么让我感到幸福的建筑，那一定是我的家——因为它是我全凭自己的喜好建造的地方。

现在我住在巴黎南部，就在意大利门后面不远。我在那里找到了一座很大的Loft式房子，一看到它，我就隐隐约约地有预感，我梦想中的家即将变为现实了。这要归功于它的尺寸——无论面积还是高度——给了我充足的发挥空间；我把我的工作室建在了一个巨大的

水族箱之上，低下头就能看见鱼和乌龟在我脚下游泳；书桌背后是一个大的植物园，上面有鸟窝，有蜥蜴和青蛙。我最终在家里重建了一座热带雨林。

但无论房子的位置如何、大小几何，我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建造让自己感到幸福的建筑。我从儿时改造我的小卧室开始，到传统的奥斯曼式公寓，再到郊外的小屋，最后才是现在在的Loft。说到底，“令人感到幸福的建筑”永远跟个体感受有关。当然，人们越了解自己，他们就越能真正实现心中所想的那个画面。

你说巴黎解开了你关于“建筑的时间性”的疑惑，你“睁开眼睛”看到冲突，“闭上眼睛”思考感受，而我此刻也试着闭上眼睛——我看到了我15岁时创建的第一面植物墙。尽管我从小就对异国情调的鸟类和鱼类感兴趣，但是到大学我才系统学习生物学，并在19岁前往马来西亚和泰国，看到了真实的热带雨林。后来我被任命为CNRS的研究员，我经常去世界上其他的热带雨林研究植物的习性。植物最让我着迷的是它们适应环境的能力，同一种植物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生长，这取决于它长在地面、岩石、树干上还是斜坡上，与动物和人类相比，植物能够更有效、更和谐地自我改造。

在我看来，人类不是因为疫情才去思考居住的环境和身处的空间，我们记得住在被植物覆盖的洞穴中的舒适感——这是存在于我们基因里的。我建造的植物墙不过是唤醒了人类作为穴居人的久远记忆。如果说疫情之前我一直在“出去”，那么疫情之后我不得不“回来”。疫情让我被迫中断考察，待在家里，但幸运的是，我真的好好利用了家里的小型生态系统来亲近自然，获得喘息。我的家庭成员——我指的是我们的植物、鸟类、鱼类——构成了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疫情根本没有影响我，我无须到外面购物，可以在家里锻炼，甚至每天在露台上淋浴，而且帕斯卡正好热爱下厨，我们享受在家里就餐。

再次感谢你的来信，让我回忆起一些往事，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我也诚挚地期盼你能重回巴黎，再看看这座城市的变与不变。

祝好。

你的朋友，Patrick Blanc

巴黎上流圈网红巴黎植物园，不仅位于巴黎植物园，更在Patrick Blanc的住所。/ Patrick Blanc于2008年在巴黎塞纳河边的公寓，巴黎植物园。

